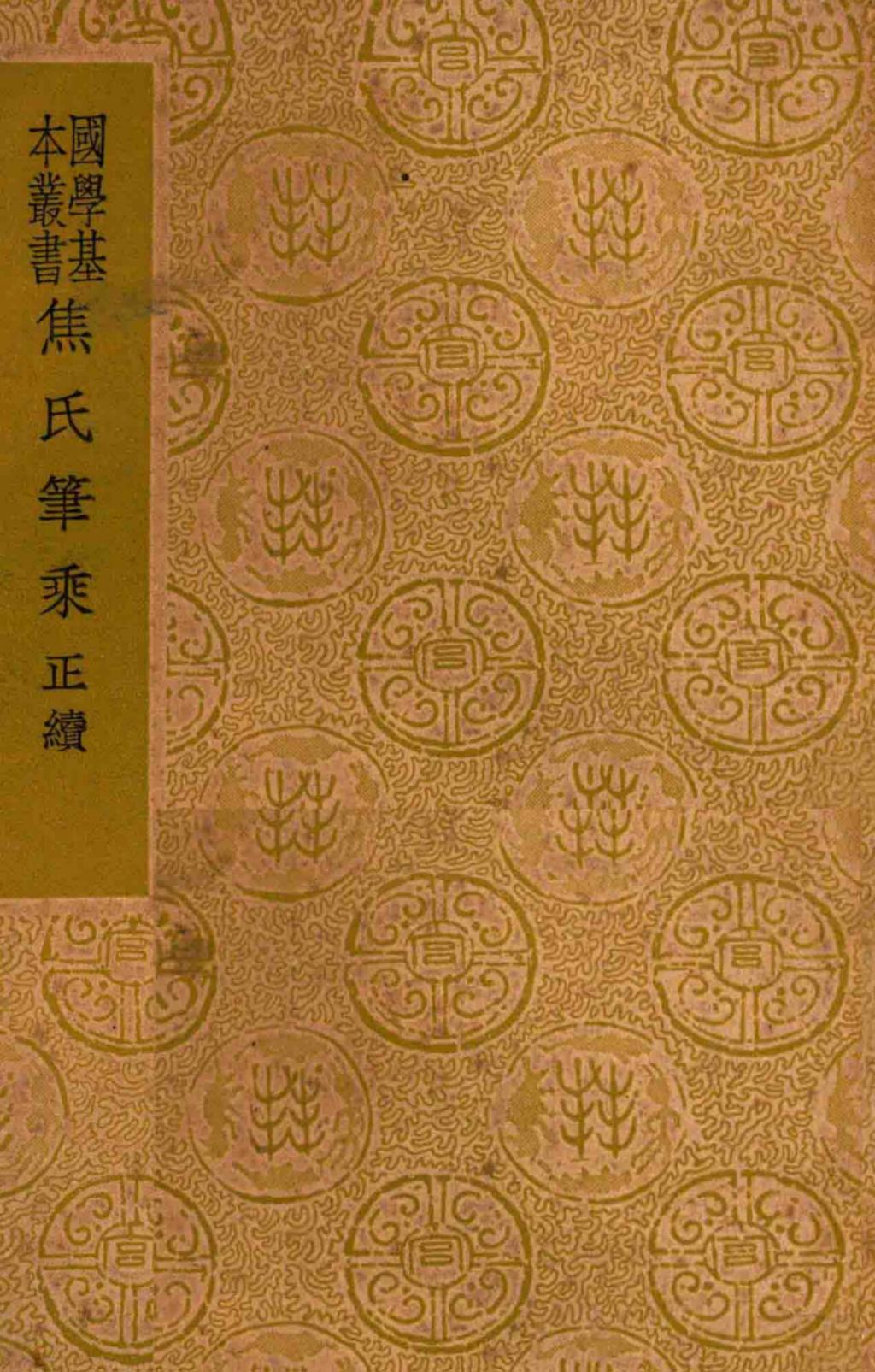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焦氏筆乘 正續



比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易侯輯

仲脩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卽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旣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繩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旣欲學聖人。自無作輒。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但終非真。

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子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爲是尙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根

論語申根鄭元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爲棠則申根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

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根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瞠亦作暎檉亦作暎鐸六字並音鐸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根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根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鵠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廡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乃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卽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廡廡一僕夫六廡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廡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犯獵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

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鵠巢之應也。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尙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鑑曰：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惄惄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墮讖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說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貞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

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旣濟彖曰旣濟享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恃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摩之相觀而善之謂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剗與壓通漢賈山傳自下剗上注音摩厲也剗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鬯，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于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

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逕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白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輒、堋、薨、宏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

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謾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謾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謾謾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誤

咎繇鍾繇二繇同音

古尙書皋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教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尙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或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而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微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恆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尙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皋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况

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桺五葉皆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自白雲來

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披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公治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間詩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治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治長辨鳥雀語云。暗暗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犧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櫬氣與天通庶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葵王芻也竹萹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葵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箇露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簧如簧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

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日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益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陽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卽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翦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吾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日持一阜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嫠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此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